

# 扶輪獎學金， 助我成為今日的我

2014-15 年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受獎學生 尹懷君

回想拿獎學金的時候，腦海第一個被喚醒的畫面是：2014 年暑假，我和一起旅行的同學兼旅伴在布拉格的民宿裡安頓完畢。我坐在地板上、膝上放著電腦，填寫表格。我人在歐洲，為我的碩士論文蒐集資料中，填寫的是中華扶輪獎學金的申請表格。

我就讀的是臺師大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。碩一升碩二暑假的時候，導師會帶整班的同學一起前往有合作的歐洲大學，修一個暑期課程或者實習，順便蒐集論文所需的資料——因為我們的論文研究主題必須和歐洲相關，所以不論如何，一趟歐洲之旅都勢在必行。當時母親還在楊梅的怡仁綜合醫院工作，前院長劉啟田醫師 (Surgeon) 是楊梅社的社友，開放院內員工子女申請中華扶輪獎學金。我因劉前院長的推薦而進入甄選階段，在 2014 年 11 月通過面試，成為了 2014-15 年的中華扶輪獎學金受獎學生。

記得我去面試的時候，Uncle 問我：「你



柏林，德意志聯邦財政部大樓，  
納粹時期是空軍總部，戈林的大本營

是學歐洲文化的，那你覺得土耳其是歐洲還是亞洲？」由此開始了深度的文化對談；記得我去楊梅社的例會報告論文主題以後，也就自己論文的主軸跟 Uncle 們討論得意猶未盡，那種深度的交流，我沒有在別的獎學金發給單位感受過，令我印象非常深刻。

我開始研究的時間早於領到獎學金的時間，但獎學金很大程度地減輕了我的旅費負



適逢世界盃足球賽，在布蘭登堡門前和德國人一起看轉播，  
參加德國人贏球後的狂歡



紐倫堡黨代會集會場指標性的  
「齊柏林講壇」的遺址和殘留



紐倫堡的「齊柏林講壇」前，從前閱兵的廣場，  
現在是賽車練習的賽道



柏林近郊的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入口，也有著名的「勞動使人自由」標語



柏林近郊的薩克森豪森集中營中的「反法西斯烈士紀念碑」



柏林猶太人博物館中的著名展廳：「落葉」

擔，也讓我可以更專注在自己的研究上。我的論文題目有過幾次變動，但研究主題鎖定在「納粹的政治宣傳」。2014年暑假我人在德、奧、捷、匈四個二戰時期深受納粹影響的國家，如飢似渴地尋找相關的史料文獻，也親身前往納粹舉辦重要宣傳活動之「全國黨代會」(Reichsparteitag)的紐倫堡，觀察當年的會場遺址。最後，我的論文題目定為〈揮之不去的「他」：從全國黨代會論元首神話的實踐、再現與殘留〉，分別從黨代會活動的舉辦及規劃、黨代會紀錄片(即著名的納粹紀錄片／宣傳片作品《意志的勝利》[Triumph des Willens])還有黨代會舉辦場地(紐倫堡黨代

會集會場)等面向，來探討希特勒在納粹德國建立起的「元首神話」，還有「元首神話」在七十餘年後的今日社會中殘留的影響力。這個研究經驗其實是很特別的。一方面，在臺灣比較少人去討論這個面向，我的參考文獻資料多來自歐美；另一方面，因為我研究的是政治宣傳，一定是看到納粹想呈現的「光明面」，但作為後世的研究者，看到他們的宣傳語言時，我又很清楚地意識到，在這些冠冕堂皇的話語背後，掩蓋的是多麼殘酷的暴行——這對研究的動力以及精神都是很大的消耗。

但我也很幸運，因為研究進行到如火如荼的狀態、心神耗費最大的時候，也是每個月要出席受獎學生聯誼會去領獎學金的時候——我不但可以藉此機會抽離納粹的世界，也可以和學長學姐、同屆的受獎同學們有更多不同領域的交流。甚至論文結束以後，我還曾經受邀到受獎學生聯誼會西區分會(涵蓋桃、竹、苗地區的受獎學生)的活動，分享德國建築相關的講座(題目：更好的生活——柏林現代住宅群落)。雖然後來因為在台北工作而少回西區分會參加活動，但作為受獎學生的經驗，對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。多年後回顧，我仍然深深感謝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。有這些經驗，我才能順利完成學業、得到知識，成為今天的我。



匈牙利布達佩斯的恐怖之屋博物館，曾是兩個恐怖政權的極權中心：匈牙利黨衛軍總部，以及蘇聯祕密警察顧問團的總部